

所演講的「計量經濟學」的模型，即可代表這方面的理論。回臺後會參觀電子研究所，我感覺交大永遠是走在前一步的，例如電子計算機在東南亞除了日本以外，我們電研所擁有第二部，實在可貴，我在美所研究的課程即完全須借重電子計算機，以前普通計算一個數學上繁複的題目，也許要耗時一週，有了電子計算機，在幾分鐘內即可解決。牠可以計算出在某種的生產量情況下，其成本是最低廉，例如某種石油的配量如何，在電子計算機可以明晰算出，所以交大又比別人走在前面。我對同學會未盡什麼義務，假如有什麼貢獻的話，就是在美公演幾次平劇。此次回美，一定把在臺同學努力的情形告訴他們，同時發動在美同學捐助款項，以濟所需。

陳樹曦學長：現在請電研所所長李熙謀學長給我們講幾句話：

李熙謀學長：剛才劉同學提到電子計算機的事，這是電研所年來所努力的成果，起初是由趙會鈺同學所建議，後來因錢其琛學長的幫助而成功。我們是兩萬美金一年租來應用的，現在準備出租收費。另外最近成立的電信電子訓練中心，已聘請鄧鈞校友將來所講學，又乘潘文淵校友赴歐返美之便，亦擬請其在四月初順道來臺，並盼能在四月八日的校慶趕來做學術演講。

陳樹曦學長：我們交大永遠是走在前面，自由中國第一部電視發射機即係由電研所教授與同學克難製成

遊記

世界一

美麗安靜的里斯本

羅莽湖的風景雖然美麗，只增加了我們多一番回憶，七月十四日的早晨，我們又告別了格拉斯哥，搭乘英國歐洲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巴黎，轉道去歐洲最西端的國家，葡萄牙的京城里斯本。這天正是法國的國慶，我們從巴黎郊外的波爾吉機場搭乘計程車穿過市區到另一個機場奧爾雷。這裡正在動工興建一座輝煌偉大的航空站，沿途，除看到些法國國旗以外却看不到法人熱烈慶祝國慶的痕跡。但在奧爾雷機場裡，却看到形形色色的，包括秀髮蓬鬆，不施脂粉的年青法國女郎和長袍拖地、膚色黝黑的非洲人，巴黎真是世界人種聚會展覽的地方。

在飛機場的電視裡，飛機起飛的時間一再改變，到五時，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才起飛，七時四十分抵達里斯本機場。這裡是歐洲最西的國家，陽光普照，和北方格拉斯哥軟弱無力的陽光比起來，感覺又自不同了。

我們住在公園旁的密拉派克旅舍。這是一所潔淨而清幽但是並不華麗的旅舍。房間在三樓臨街有一個小小的平臺，街旁的白楊樹梢正遮住平臺的前面。街對面便是公園，但是樹木擋住了公園裡的景色。這裡不

劉大中學長：說到電視，令我想起現在康乃爾的王兆振校友，他對彩色電視有極高深的研究，很獲該校重視。

陳樹曦學長：現在請錢益學長報告一點赴曼谷開會的情形。

錢益學長：因為時間匆促，我報告一點赴會情形，我在出席曼谷的遠東經委會內陸運輸會議上，對電研所附設的電信電子訓練中心大加介紹，並歡迎會員國家來臺參加訓練。極獲與會國家的重視。

方重總幹事在會場客串攝影記者，友聲本期封面及本文插圖均係季威兄的佳構。

最後與會的同學們自由交談，互相報告近況，六時正散會。

萬全成鐵工廠

產 品 類 目

鋁管	鋁線	鋁盆	蒸鍋	浴盆	長方盤	湯瓢
零售	批發	價格	從廉	歡迎	歡迎	顧賜
本廠	台	南	市	神農	街	一〇一
電話	三三三	三九三	台	南	市	台
電話	二二二	三一四	台	南	市	台

週

(續)

孫衛

是衝要的道路，也沒有車馬的喧嘩。在這樣簡樸而清靜的環境裡，雖然覺得我們真是在旅行渡假而不是在風塵僕僕考察業務了，精神馬上為之一振。這固然是里斯本風物的清新，但也要感激王公使化先生的安排。

晚間，我們在王公使寓所中吃了一餐豐盛而沒有拘束的家常中國菜的晚餐，初次嚐到葡萄牙的美酒，和用新鮮葡萄自己製成的葡萄汁。餐後又到另一所公園裡觀光，這裡每年夏季辦的娛樂場，在公園裡有樂隊的公開演奏，有許多臨時在公園裡搭成的商店，出售牛奶、糖果、玩具、紀念品。有咖啡茶座，有露天餐館，出售新鮮才從爐裡取出來的油香四溢的烤雞，和用冰水過的鮮魚蝦海鮮，這裡靠海，所以就像臺北一樣，很多魚蝦。還有利用輪盤或打鎗來試試運道的小舖子，碰上了運氣可以贏到一隻鴨一瓶葡萄酒，賭鴨子的舖子裡籠子裡滿是活的鴨子，中了獎可以抱一隻鴨回家，店伙計給你用膠紙袋將鴨尾巴套起來，免得沾污了你的衣服，這種濃重的農村風味，恐怕在歐洲其他的國度裡是不容易看到的了。

公園燈光照耀，樹木繁茂，景物清新，游人接踵，真是一片昇平的氣象，我們在一個水池旁邊找到幾個座位，喝冷飲，並且嚐到一種甜的油鍋裡炸出來的麵點，像是炸油條一樣，不過又粗又長，用一個像打

氣筒一樣的器具，把釀醉好的麵擠到一隻大油鍋裡，然後切成一段段的，加上糖我們使館的歐陽中庸兄介紹這是外國的油條，但是味道却全不一樣，這就像薯籮一樣，在國外住久了，無論看到什麼東西，都不禁要聯想到家園的風物。

一夜安甜的睡眠，卸盡近五十日來三大洲奔波的辛勞。一清早，我們就到旅舍對面的公園裡散步，這裡的地勢比較高，遠遠可以看到市區的高樓建築，和葡萄牙總統的紀念塔矗立在廣場中心。公園並不太大，佈置却全是近代化的，白石彫成的裸體女神，白石砌成的池塘和池塘中威風凜凜的石獅，襯映着細草綠樹，和像江南晚春一樣的溫暖的陽光，處處給人以清新之感。

我們又去參觀了熱帶植物館，竹簾下都是青葱的熱帶植物，而石塊砌成的道路，順着山坡不規律的石級，長滿了水草的池塘，綠蔭濃鬱，更是清幽。

里斯本給人的印象是美麗而清新的，到處都有樹木，到處都有新的美麗的建築，而且建築整齊，一七五五年一次劇烈的地震摧毀了這個中古時代的京城，這以後從廢墟中興起的都是有計劃，經過完美設計的美麗而調和的建築。就是在最近的幾年，在新的住宅區，寬廣的街道兩旁，又有許多最新的互相對稱的，立體的，弧形的公寓大樓矗立起來。更增加了里斯本的美麗。

陽光普照的葡萄園

在里斯本的四郊，都是有名產葡萄和葡萄酒的區域。

再其次是卡爾茲佛羅的酒，這地區便在里斯本的西面，近里斯本灣的進口，柯拉莉的東南。十三世紀時有名的詩人菲冷陀艾立蕭便已將這裡的名酒譜入樂府，對這裡的葡萄園供獻最大的要推十八世紀時的龐爾侯爵，他在他封邑的附近，推廣葡萄，興建酒窖，使這裡的酒更外知名。一七五二年約瑟夫國王派白靖國為駐清廷的大使，向清廷修好，在他所致的禮品中（清廷自然稱之為貢品），便有卡爾茲佛羅的美酒，這五十年後，由於威靈頓公爵在這裡作戰，他的部屬也愛上了這裡的酒，於是英國人便開始大量的由這裡輸出葡萄酒。

被英國人發現的好酒產區，還有位於里斯本正北的柏塞拉斯據說羅馬人在這裡時便開始種植葡萄。當葡萄酒的水手從海路發現通到印度的途徑以後，有兩個從蓋伯力來的水手，為了慶祝他們的新發現，在回到葡萄牙以後，便豪飲柏塞拉斯的白酒，以表現他們的狂歡，有人說，這裡的葡萄酒種是龐爾侯爵從萊茵河移植過來的；也有人說，萊茵河的葡萄酒是條頓人由這裡帶回去的，而拿破崙攻打伊里亞半島時，威靈頓公爵由這裡帶回去的白葡萄酒竟然醫治好了久病不愈，石藥罔效的，後來成為喬治三世的王儲的宿疾。因此，英國人都愛上了這裡的酒，並且，不時的贈送衣料、牛油給這裡的葡萄酒主，以示感激。

這些有名的葡萄酒產區，自一九〇七年起都陸續的獲得法令的保障。每個地區裡的葡萄農夫都要參加這個區域的同業公會，也就是農會的組織。出口的酒必須有農會的證明。外人不能冒名以保障酒的品質和這個區域的名譽。為了保障葡萄酒釀酒事業政府更有一

域，最有名的是位於里斯本灣以南，賽吐巴爾半島所出的賽吐巴爾玫瑰香葡萄酒。在這裡種植葡萄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因為羅馬人、西哥德人，以及阿刺伯人，凡是當年鐵騎到過這裡的，都會欣賞過這裡精緻而香甜的美酒。這裡是葡萄牙一個最古老的產酒區域。

據說，遠在一一八五年，狄尼斯國王時代，這裡的葡萄酒已經知名，而且已記載於國王所頒發的詔書裡。此後到一五一四年，國王孟紐爾所頒發的詔書裡，也提到過這裡的葡萄酒。在十五世紀，這裡的葡萄酒已經出口到國外去，法國的路易十六便會下令由葡萄牙輸入賽吐巴爾葡萄酒和食鹽以及水果。一七九七年馬爾他的武士宴會的時候，菜單裡也有這裡的葡萄酒。其後，意大利國王亨利爾一世於一八五五年在巴黎舉行婚禮，也使用這裡的葡萄酒。這些典故，葡萄牙人說來是津津有味，他們說：這種葡萄酒是裝在瓶子裡的陽光。因為，只有充分陽光的照射，才有充份成熟的葡萄，製成最美好的酒。

其次有名的，是里斯本西北的柯拉莉。當遠在一二五五年國王亞爾封瓊三世將這地方賜給彼德羅密格兒和他的妻子馬利亞愛世泰和時，他命令這地方必需要種葡萄，到一三八五年，阿爾侖柏力他戰役以後，國王約翰一世又立即把這個地方賜給軍政長官斐萊拉以酬其功。自十三世紀始，柯拉莉的葡萄酒便不斷的作為御前供奉之用。運輸到印度的船上也常裝滿了這裡的葡萄酒。

個全國性的組織，名叫全國葡萄酒業委員會，從事於葡萄酒和葡萄園技術方面的研究改進，品質的評訂，種植面積產量的規劃，以及國內外葡萄酒的宣傳和推銷。我們在訪問了這個委員會以後，他們特為派了一位技師和一位能說英語的女士陪我們到附近郊外去參觀葡萄園和合作社所經營的葡萄酒廠，葡萄牙雖然出產多少歷史上有名的酒，但能够欣賞好酒的人到底不太多。葡萄牙也遭遇了歐洲其他盛產葡萄酒國家一樣的困難，葡萄酒過剩。全國委員會的重使命便是如何推銷這些過剩的酒。

他們採用合作社的方式，設立酒廠，替農民大量釀酒。這種酒，質地平常，但品質劃一，價格低廉，大家都喝得起。可惜葡萄牙還不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他們不能像我們在萊茵河所看到的用不銹鋼來做釀酒槽和貯酒桶，用效率最高的絞碎機和壓榨機來處理葡萄。水泥做成的大酒池使葡萄酒中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苦味，只有習慣了和民族自尊感的人才能天天的喝它。

可是我們却看到了被葡萄和陽光點綴得更美的葡萄牙鄉村風光，和樸實的農民們在收割麥子和用機器打包的情形，我們所經過的公路，並不是很寬廣的，但是樹木點綴，却美麗得很。

晚間，一位熱心的僑胞，柯於止先生，特請我們在他所開設的中國飯店晚餐，以葡萄牙的名酒和中國的名菜，配合起來，使那位因言語隔閡，感到有點陌生而拘束的技師也變得談笑風生起來。柯先生並不是這裡的老華僑，原來也不是經營餐館業而是一位土木工程師，因為共匪佔據了大陸，才逃離到這裡來暫居的。